

# 劉玉章將軍二三事

趙宗鼎

劉麟生(玉章)上將於本年四月十二日，在台北三軍總醫院逝世，享年八十一歲，一生忠黨愛國，效忠領袖，轉戰疆場半個世紀，在大陸淪陷前夕，不屈不撓，突破困難，全師轉進來台，這種極不平凡之智勇事跡，堪為我軍人之楷模。筆者自民國四十九年進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任研究委員一十三年，劉上將是我的長官也是我先後期的同學直接間接獲知其平生事功，頗多令人敬佩之處，特錄呈中外讀者考正。

## 由文而武開封投考

麟生將軍未進軍校以前，在家鄉陝西興平縣安順鄉，連續讀了十年的舊式私塾和新制小學，民國十年，十八歲時考入陝西省會的敬業中學為插班生，在將屆畢業期間適 國父孫中山先生，任命先 總統蔣公創辦黃埔軍校，用以訓練革命軍的軍事幹部，當時孫總理所領導的革命勢力，僅僅西南一隅，而內部尚有不少的問題存在，如滇軍楊希閔、桂軍劉鎮寰等之陽奉陰違，在廣州各處，包烟、包賭，無所不為，因為廣州到處都可看到「談話處」(即鴉片烟館)，和門外立有持槍守衛的賭場，至於其他各省則仍為軍閥所割據，先總統 蔣公在成立軍校之初，高瞻遠矚，

堅持招考軍校學生，絕不可限於一省一地，必須遍及全國各區，蓋恐將來國民革命軍事組織形成時，為一省一地之軍人所掌握，很可能又形成另一種新的軍閥，此種公正而具有防患未然之先見眼光，絕非常人所能想到，也是世間很少有人知道的，蔣公這個建議，在軍校籌備期間即呈准總理密派(當時國民黨在各省仍為秘密組織)忠實同志分赴各省，連絡當地黨員組織，秘密招考身體強壯，有志革命之青年子弟，入校受訓。

劉將軍在他陝西新鄉，眼見軍閥魚肉國民之慘狀，更因當時受了由日本留學回國任教的教員，鼓吹革命的影響，雖然在那時對三民主義之內涵瞭解不多(因為三民主義這種書在軍閥割據的地方，是絕對禁止翻印出售的，如果一經查獲，即以亂黨論罪，輕則坐監，重則處死)而救國救民之志願，使一腔熱血為之騰沸，如是在那革命怒潮衝激之中，乃秘密結合志同道合的同學，相偕同考軍校。

劉將軍報考的這一期正是第四期。

在北方招考的地方有數處，河南省會開封，即是其中之一，陝、甘(甘肅省)等省的學生，指定前往開封報考，經初試及格後，即發給旅費，限期逕赴廣州報到，再經覆試錄取後，始可入

校受訓，劉將軍就是經過上述兩場考試才跨入黃埔校門。

## 徒步行軍刻苦考驗

黃埔軍校在入伍生訓練期間，可以說是相當辛苦的，原因很簡單，就是要考驗和磨練學生的體能及耐力，如果二者缺一必遭淘汰，也就是所謂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的道理」。

革命事業，本來就是一件艱險的工作，更何况是革命中堅的軍事工作，所以麟生將軍在他寫的回憶錄中所說有關入伍生時期這一段有「捫心自問，同學們體能未必都優於我，他們能忍受，我何以不能？再則還有更艱苦，更重要的責任，等着要去擔當，這一點小不忍，還談甚麼革命」，他這時就有這種的想法和見解，這也就是他必然成功的地方。

軍校畢業後，正是北伐初期，他被分發在東路軍總指揮部，特務營第二連，當見習官，代理排長。東路軍的任務是由粵入閩，進攻浙、蘇，會師南京，總指揮就是何敬公(應欽)，麟生將軍初下部隊即接受了兩次重要的任務，一次是在福建永定縣屬的瀘口，革命率槍兵一排，押解俘

虜一百餘人至某一指定地點，另一任務是由廣東大埔押運一批彈藥前往漳州，這兩個任務雖然先後都如命完成，但是前者是在提心吊胆，夜不合眼，連打盹都不敢的情況中達成的。後者也是押運一批沿途僱請的女伙子，每人肩挑兩箱彈藥，翻越粵、閩交界的崇山峻嶺到達福建漳州，伙子雖然是化錢僱請，仍有少數在中途藉故逃亡，留下來的彈藥，只好由押運的士兵來代勞，再有剩餘，義不容辭就是排長來挑了，雖然磨破了肩總算達成了任務，這類的故事在北伐期間，是經常可見的。

筆者於民國十五年畢業後分發在第一軍第二師當排長，就遇到過與他同樣的事故，我所說的這個第二師是最初的第二師，師長是劉經公（時），我們是七月十五日由廣州誓師北伐，從韶關起即徒步行軍，這年的天氣異常酷熱。大軍剛剛跨出廣東的大門，踏上湖南的邊境，我們全師患病者即有三百餘人之多，死亡亦有數千，我們的師參謀長胡樹森將軍就是在行軍途中患霍亂病故的，當時衛生隊醫藥缺乏，也沒有甚麼霍亂疫苗，我這一排病了兩個，死了一名，我到現在還清楚記得他名叫陳清風，那時他還未滿二十歲，是湖南桂陽人，生得眉清目秀，他的步槍和子彈帶只好由我來代背，因為槍彈是軍人的第二生命，正好也和劉將軍挑子彈一樣的遭遇，我每次和連長談到陳清風的死亡就會流淚，連長也很幽默的說「出師未戰身先死，長使排長淚滿襟」，我知道他是故意藉此使我破涕為笑的，可是我心情沉重，實在是無法笑得出來，雖然到現在隔了半

個多世紀，每一回憶恍惚如在目前。

## 獨入虎穴血氣之勇

麟生將軍在擔任連長階段，連部駐在上海浦東陽涇廟，正在整訓期間，突然有人向他密報，「孫傳芳在兵敗倉惶撤退時，尚潛伏有情報人員，暗中工作窺察革命行動，其首領即住在陽涇廟附近某處，並不時向當地商人派款勒索，情勢迫切請即前往究辦。」他當時毫不考慮，立即親率副排長，及傳令兵二人，隨身各攜帶手槍一支，前往逮捕，在押返連部途中，幾為地痞流氓所劫奪，幸副排長機警發覺情況嚴重，向天鳴槍示威，始脫出重圍達成任務。

劉將軍曾經面告筆者，他深悔事前既未調查，臨事又乏研判，徒逞一時之勇，深入虎穴，如果發生「強龍難鬥地頭蛇」時，後果將會不堪設想，深感此一行動之孟浪，真是語重心長令人猛省。

劉將軍在駐防雲南與越南交界（新老街）的時候，正是擔任師長職務，曾經發生過一次類似「揮淚斬馬謖」的故事，起因是他所轄直屬部隊，有一位翁慧祥營長，犯了戰地違紀的重大錯誤，被劉將軍當場槍決了，「戰地違紀，本來就是一個極為嚴重的事件，在戰時的部隊長，有當機立斷的大權，這位翁營長當時是負責擔任董幹（地名）防務，那一段期間，越南還在日軍佔領之下，越南邊防部隊，雖然在日軍壓迫下，表面與我方為敵，而暗中對我仍表好感，甚至互相往來，因此我方經常有便衣偵探進出越南，越軍雖明

知，亦故作視而不見，但日軍不時仍派有越奸情報人員，監視偵察，適翁營長派出之五名便衣偵探人員，為日諜發覺，不幸全數被越軍逮捕，翁雖多方交涉，迄無結果，如此重大事件，翁不但不上級報告，反誤信當地人士建議，只要派出少數部隊越界示威，對方即可交還人槍了事，翁竟不加思索，擅派步兵兩連，附迫擊砲一排，由連長張燦光率領，沿途既未搜索警戒，又不是戰備行軍，堂皇進入越境，不料事為越方偵悉，預在半途設伏，突被襲擊，死傷官兵十餘人之多，損失步槍十餘支，六〇迫擊砲一門，其餘均分別折返部隊，翁見事態擴大乃以電話向師部報告，劉將軍接到報告後，在他的回憶錄裏將處理這一事件經過說得極為詳盡，特摘錄原文一段如次：

## 維持軍紀處決部屬

「我（劉將軍自稱）對其（指翁營長）如此荒唐，已惱恨在心，因為這不是局部衝突，而是影響軍譽、士氣，至為重大之事，且六〇迫擊砲，為當時美援新武器，我當時即以電話指示該營長：『先將棄砲逃回的班長扣押，待我明日親來處理』。」

「翌日我率第六團團長平爾鳴，團副張晴光，及特務連之一班，前往董幹，先召集參加此次行動的排長以上，各別談話，以瞭解當時之實況，對張連長在行軍途中之粗心，痛加斥責，晚應地方首長約會，迨十二時許歸來，復召翁營長，面告明晨集合部隊，並準備棺木一口，先將迫擊砲班長正法後，我要對部隊講話，不料翁營長已擅將

該班長放走，我問他：『昨日電話中命你將其扣押，何以反而釋放？』該營長無詞以對，又詢其迫砲排長何在？則答以當場陣亡，態度頑劣，又向我驕慢的說：『師長要辦，就辦我好了』，一若莫奈他何，我以他事擅自乖橫處理，事後復目無長官，故意頂撞，一時怒不可遏，即飭隨員將其處決，及聞槍聲砰然，又不覺熱淚盈眶，深為憫惻，然悔又何及，默察此次不幸事件，該營長措置乖方，難以原恕，但我性過急，亦當感自疚，這位年輕的翁營長，實在是既不慧，又不祥的一念之差，不獨自毀前途，更將自己寶貴的生命斷送，而使這位鐵腕慈心的麟生將軍，感疚於心，揮淚不已。這樣悲劇的收場，年輕氣盛的軍人都應引為殷鑒。

### 遠戍東北全師而回

在東北保衛戰最後階段，劉將軍以疲憊之師，固守營口之線，林匪在擊潰我西進兵團之後，乘戰勝之餘威，率其主力直撲瀋陽，更令其第九縱隊，兼程經向營口急進，沿路張貼很多「解放第二十五軍！活捉劉光頭！」的標語，在這同一時間，匪之第八縱隊，及長江支隊，亦由蓋平北移，側攻營口，他們得意忘形，沿途歌唱，一路行軍毫無警覺，他不知劉將軍早於營口、牛莊之間的石橋子，佈下蔭蔽嚴密的陣地，待其接近有效射程時，突然一聲令下，熾烈的火網，交相射擊，其前衛部隊大部被殲滅，餘眾落荒而逃，翌日匪復糾結其第八縱隊，及長江支隊，向營口重地猛撲，此時營口前有超我三倍之強敵，後臨一

望無涯之海灣，劉將軍在此危急存亡之時，惟有以下定置之死地而後生之決心，乃告知官兵，我們已面臨絕境，退一步即無死所，因之士氣大振，咸願與營口共存亡，終於一舉擊潰了來犯的匪軍，以僅有的五個團兵力斬獲三千餘眾，餘匪敗退十餘里。當時國防部派來運輸艦兩艘，接運劉將軍部隊轉進滬江，故未乘勝追擊，這就是他在東北最後的一戰。

筆者因而想到，在東北戰場，當時投入的最精銳部隊，先後有一十多個軍之多，名將最高的有衛立煌，杜聿明等，其次如鄭洞國、廖耀湘，及以四平街一戰成名的陳明仁等，他們都是受了先總統蔣公的拔擢與提携，甚至較之劉將軍有過之無不及，作戰失敗的因素固多，我們姑且不論，但是有的兵敗被俘，有的變節投匪，麟生將軍為什麼能突破重圍，全師撤出，劉將軍能，為甚麼他們不能，這就是「忠勇與懦弱之分際」，也是「節義與無恥的異同」，更是劉將軍難能可貴之處，他掌握的部隊，並不是他家鄉的子弟兵，為甚麼能够永遠團結，上下一心，出生入死，不折不扣，說穿了並沒有特別的技巧，就是他做到了遵承先總統的訓示。也發揮了黃埔「親、愛、精、誠」校訓的精神。

### 用兵之道忠義肝胆

他寫的文章，充滿了感情、樸實、智慧、真誠，述事平鋪直敘，並未運用寫作技巧，來譁眾取寵，正是黃達公（杰）為他所寫的序文：「麟生用兵，感之以忠，結之以義，故危而能用，散

而能合，其任事出之以誠，歸之於實，故紛而能梳，困而能達」，達公是他的長官，相知較深，所言絕非虛譽。

筆者行年八十二歲，一生絕不迷於鬼神，而對因果報應則絕對信服，過去所見事例甚多，均是毫釐不爽，即以軍人而論，如大軍閥孫傳芳、張宗昌、張敬堯等，無一得有善終，劉將軍多年軍旅，均係為國為民，為正義而殺伐，所以能享上壽，在台北市立殯儀館開吊時，蔣總統經國先生亦親臨弔祭，覆蓋黨、國旗均為一級上將及特任首長，飾終之典，備極哀榮，所憾者國土待復，未能親見大陸重光而已。

### 編輯部啟事

本誌承蒙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數起，惟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因此我們誠懇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稿件以人物傳記、現代史話、掌故軼聞為主，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；來稿以六千字最理想，最長以壹萬字為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）如欲退稿務請附寄掛號郵資，以免平寄遺失。